

波婆伽梨者。今提婆達多是。闍浮提人。蒙我恩者。我初得道。八萬諸天。及我弟子。得授記者。如此等是阿難。我於爾時。為彼所害。辛苦極理。猶以慈心。而矜愛之。況我今日。得成佛道。煩惱都除。慈悲廣布。被彼少害。豈不慈愍。佛說是已。時諸會者。聞佛所說。感念世尊。為於羣生。經涉劇苦。而不退廢。歎未曾有。悲喜交懷。剋心勵志。思惟妙法。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。種辟支佛善根者。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。咸共敬戴。歡喜奉行。

四三、摩訶令奴緣品

如是我聞。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尼拘盧陀僧伽藍。佛初還國。於時諸釋觀佛威儀。相好殊異。身體金色。三十二相。視之無厭。各共羣聚街陌市里。異口同音。歎說如來。於此眾中。無有儔類。實可敬哉。時諸比丘。聞是論已。並共白佛。說其諸人歎詠之詞。於時世尊。告諸比丘。汝等當知。吾乃往昔。於此眾中最尊最妙。不但今日。時諸比丘。各共白佛。不審世尊。過去世時。於此眾中最尊最妙。其事云何。爾時世尊。告諸比丘。諦聽諦聽。善著心中。

吾當為汝具足解釋。過去世事。對曰。唯然。願樂欲聞。佛便為說。過去無量不可思議阿僧祇劫。此閻浮提有大國王。名曰令奴。其王統領八萬四千諸小國王。一萬大臣。五百太子。夫人。媛女。合有二萬。最大夫人。字提婆跋提。最後懷妊。生一太子。其兒端正。身紫金色。其髮紺青。兩手掌中。千幅輪相。其左足底。有馬形相。其右足底。有白象相。其兒福德人中奇尊。即依父母而為立字。提婆令奴。乳哺長大。令奴大王。卒遇時病。其命將終。諸小國王羣臣太子。咸來問病。因問大王。假其終沒。諸王太子。誰應紹嗣。時王報曰。若我諸子。有能具足十功德者。乃立為王。何等十德。一者身紫金色。其髮紺青。二者兩手掌中。有金輪相。具足不缺。三者其右足底。有白象相。四者其左足下。有馬形相。五者著王衣服。與身相可。不大不小。六者坐王御座。威德巍巍。其坐安隱。七者諸王羣臣。歡喜敬禮。稱善無量。入於後宮。夫人。媛女。踊躍歡喜。作禮恭敬。八者若將至於天祠。泥天木像。悉為作禮。九者福德威力。能雨七寶。稱給一切。十者其母是誰。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若有具足是十功德斯乃立之。用作大王。教勅已竟。無常對至。遂便命終。諸王臣民。五百子中。從其大者。次以十事觀。

相其身。此諸太子。身無金色。髮無紺青。手掌無輪。足底無有象馬之相。著王者服。不相應當。坐于御座。其木師子。驚張起立。欲搏噉之。諸王臣民。悉不敬禮。將至宮內。夫人媯女。悉不歡喜。無禮敬者。設入天詞。自禮天像。諸餘泥木天像。悉不作禮。語使雨寶。亦復不能。又復不是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乃至五百諸大太子。於十事中。乃無一事。最下小子。身紫金色。其髮紺青。看其兩手。輪相具足。睹其腳底。象形馬相。炳然如畫。著王法服。與身相可。坐於御座。福德巍巍。諸王臣民。無不敬禮。入於後宮。夫人媯女。敬奉作禮。將至天詞。泥木天像。悉皆為禮。教使雨寶。始語即雨。問是誰生。提婆跋提夫人所生。十事具足。諸王臣民。即拜為王。至十五日。日初出時。有金輪寶。從東方來。輪有千輻。縱廣一由旬。王即下座。右膝著地。跪而言曰。若我福德。應為王者。輪當稱我。即如其言。來在殿前。住虛空中。白象寶者。從香山來。毛尾貫珠。若王乘上。象皆能飛。從朝至午。遍四天下。若以足行。足所觸地。即成金沙。紺馬寶者。身紺青色。其馬毛尾。皆悉珠色。皆雨七寶。若王乘上。一食之頃。遊四天下。不疲不勞。神珠寶者。自然而至。其珠光明。晝夜恒照百二十里。內復能雨於七寶。稱給一。

切玉女寶者。自然而至。端正殊妙。稱適王意。典藏臣者。王須七寶。隨意給足。終無乏盡。其
典兵臣。王若欲須四種兵時。顧視之頃。諸兵悉集。行陣嚴整。威力非凡。七寶既具。坐自思。
惟吾享斯位。皆由前身宿種福業。乃致之耳。今當紹繼。使不斷絕。即以香湯。洗浴其身。著
新淨衣。手執香爐。向于東方。跪而言曰。東方快士。來受我請。即時便有二萬辟支佛。來至
王宮。南西北方。悉皆請之。時有六萬辟支佛。來受王請。王與諸臣。四事供養。其八萬四千
諸小國王。離家來久。即啟大王。欲辭還國。王即聽之。因啟王曰。此中快士。其數甚眾。願王
垂愍。減省少許。與臣供養。願使將來共享斯福。於時大王。即以四方辟支佛。與諸小王。隨
時供養。經八萬四千歲。諸王臣民。命終之後。皆得生天。佛告諸比丘。欲知爾時令奴王者。
今現我父白淨王。是爾時提婆跋提夫人者。今現我母摩訶摩耶。是爾時提婆令奴王者。
今我身是。爾時五百太子者。今此五百釋是我。乃爾時於諸人中最為尊妙。吾今成佛。眾
相具足。於此眾中最為奇妙。時諸大會。聞佛所說。有得須陀洹者。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
者。有種辟支佛因緣者。有發菩薩心成不退者。眾坐歡喜。頂戴奉行。